

学校的理想装备

电子图书·学校专集

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

香与香

 **eBOOK**
网络资料 非卖品

香与香

乔典运

五爷香过，后来，五爷臭了。五爷又香了。

五爷是初级社的饲养员，把牛喂得很肥很肥，肥得象浑身披了缎子，摸着溜溜光，比老婆的肚子还光还滑。五爷的老婆很漂亮，给保长当过丫鬟，保长的丫鬟不会不漂亮的。人们都说，保长不是吃素的，丫鬟长得这样漂亮，放到谁身边谁也不会不那个的，一定叫保长那个过。五爷不信。五爷很亲老婆，喂牛有了空就回家和老婆玩。五爷没读过书，不会细玩，只会粗玩，为了能把亲劲使出来，就抱着老婆从房子这头走到房子那头，来回走，走一步亲一下，亲得嘤嘤响。这是真的。不少人偷偷看过，数过，说是从房子这头到那头亲了二十一下。五爷除了亲老婆就是亲牛，比亲老婆还亲。冬天里，母牛生了小牛。五爷叫老婆守空房，自己在饲养室陪着牛住，怕牛冻着，把被子搭到牛身上。老婆给他送饭，五爷吃一半留一半叫牛吃了。五爷又冷又饿，牛又暖又饱。五爷瘦了，母牛小牛肥了。

五爷的事上级知道了，就表扬他，选他当劳模，叫五爷坐汽车坐火车去省里开会，住在高楼里，还叫吃香的喝辣的，还叫和省长握手。五爷记得，省长手和棉花絮一样，几十年过去了，五爷的手心里还觉着有团棉花。五爷从省里回来时光彩得很，县长接，乡长接，一路敲锣打鼓，还放鞭炮，和迎神一样风光。五爷在省里县里吃的喝的都变成了眼泪，流了一路，一直流到家里。五爷抱着老婆又哭，哭得很动心。五爷说，从今往后咱们不玩了，得把心思使到牛身上，要不咱们就不算人了。老婆听着也哭，老婆说，我帮你。想想从前比比现在，要不是新社会还能有咱们？麦子都有个心，咱不能得恩不报。

五爷的福太多了。老婆给五爷生下个白胖白胖的儿子，五爷喂的牛给社里生下个活蹦乱跳的小牛，双喜临门。贺喜的人成群结队，连县委书记都来了，来了不是先到支书家里，来了就一头扎到五爷家里，和五爷又说又笑，亲得不出五服。这还不说，县长还给五爷烧锅，县委书记给五爷的儿子起名，书记说，叫个爱社吧。五爷说，可好。五爷的老婆说，起到俺们心窝里了，长大了叫他爱社爱一辈子。村里谁家有过这么大的洪福？人们象看大戏一样围着看，看得乱咂嘴，都说五爷算是洪福齐天了。支书李老三来请县长书记去吃饭，书记乱摆手，县长乱摆手，说，你走吧，你走吧，我们就在这里吃了。李老三的饭菜白准备了，书记不给脸，县长不给脸，五爷也忘了给脸，没留李老三和书记县长一同吃。李老三没劲地走了，惹得看热闹的人哈哈笑了，笑得李老三脸红了。李老三心里很不是味，这村里到底谁大？日他个妈，喂牛的成了正房，当支书的脸成了屁股，这算谁家的天下，李老三好气，回去把准备好的饭菜倒给狗吃了。

五爷照样亲牛，给月子老婆做一碗鸡蛋丝面疙瘩，老婆倒给母牛半碗，实怕小牛没奶吃。村里人说，五爷两口子把自己当成牛了，把牛当成自己了。五爷笑，老婆笑，说，儿子和小牛一样，手背手掌都是肉，都连心。儿子长，小牛长，一天一个样，五爷盼着都快点长。五爷盼着盼着，突然母牛死了，

好好的死了，没病没疾死了，五爷比死了亲爹亲妈还伤心，哭得死死活活，头直往墙上碰，碰得满脸是血，骂自己对不起这个对不起那个，对不起了一大堆还要对不起。

五爷要求查查牛咋死的，支书李老三说，你放心，会查清的。社里找来兽医，兽医把牛开肠破肚细细查看，牛肚里有几根针，缝衣裳的针，原来是阶级敌人下的毒手。谁是敌人？村里穷，没有地主，没有富农，敌人是谁？支书李老三如临大敌，天天找积极分子开会，天天吃着香喷喷的死牛肉，又是调查又是分析，很是神秘了一阵子，很是严肃了一阵子，个个熬得眼屎成堆，死牛肉吃完了，敌人也找出来了。别的还有谁？是五爷，是五爷的老婆。

五爷给保长当过长工，是保长的狗腿子；五爷的老婆叫保长那个过，一夜夫妻百日恩。五爷和老婆睡在床上能不说悄悄话，说啥？念诵保长的好处，说共产党的坏话，说保长叫枪毙了，说他们的主子可怜。五爷积极，不假；五爷的老婆积极，不假。看不假可假大了，驴屎蛋外面光，都是伪装的。不假装积极咋能混成劳模，不混成劳模咋能破坏，不破坏咋为保长报仇？不醉假装醉，这事谁不会？李老三这么那么一讲两讲，本来就觉悟的村民们擦亮了眼睛，如同大梦初醒恍然大悟了。是啊，老早就看他俩积极得不象个人样，人嘛，谁能没一点私心，看着没一点私心的人私心才最大哩。会装，装得真象，把县长都哄住了，把省长都哄住了，差一点叫他把社会主义推翻了。

五爷说话间成了阶级敌人，啥滋味就不用说了。五爷不想当敌人，五爷赌咒发誓，说他真心实意热爱社会主义，说他不是敌人，说他冤枉，说他报恩都报不完哩，咋能想推翻社会主义？五爷痛哭流涕。谁信？狗嘴里吐不出象牙，听敌人的话要会听，得反着听。他说他热爱，一定是仇恨。他说他报恩，一定是报仇。别看他哭，他心里在笑，笑广大群众是二百五，好哄。敌人不打是不倒的，扫帚不到灰尘是不跑的。人们想想是这个理，个个红了眼，个个摩拳擦掌，个个吼天吼地。操你奶奶，可叫你坐汽车坐火车，可叫你住高楼吃香的喝辣的，可叫你和省长握手，可叫你比香油还香！不怕不招，五爷招了，说牛是他害死的。五爷美了，去住不掏钱的房子了。五爷走了，还有五爷的老婆。你说，你说，说说和保长那个过几回？和保长那个比老百姓那个咋美？五爷的老婆说没有和保长那个过，人们不过瘾，不信，非要叫她说说和保长咋那个，说只要她说了咋那个就没事了。五爷的老婆顽固不化死不开口，五爷的老婆上吊了。日他妈，啥事不想活了，是想她的老相好保长哩，又去找保长那个了。五爷的老婆走了，还有儿子，爱社才两岁，饶了，外婆来抱走了。

爱社慢慢长大了，大到上学了。成了学生就该说说家庭出身了，就该说说社会关系了，不用三说两说，爱社就跟保长挂上了。老师知道了，学生娃知道了，知道爱社的爹是保长的狗腿子，知道爱社的妈叫保长那个过，爱社就继承了反革命的任务，和爱社一般大的小革命们被发动起来了，就常常举着小红本斗爱社这个小反革命，小革命们的感情被泼上了油，被点着了火，熊熊烧着，往爱社脸上吐口水，骂他，打他，踢他，叫他请罪。爱社从小就知道人是什么，爱社常常想死又没死。外婆说，活着，你死了人家高兴。爱社不想叫人们高兴，爱社就活下来了。

爱社活得很可怜，爱社活得也很实在。别人天天革命，爱社不得革命就天天读书，读没毒的书，读写汽车的书，读写收音机的书，读写盖房子的

书，见啥读啥。爱社长大了就偷偷跑了，天南地北混世界，讨饭，烧窑，修伞，修锁，修各种机器，啥都干，啥都干不长，干几天就换个地方，换个工种，怕人家摸住他的底细。后来，爱社听说爹爹释放了，爱社就连夜回来了。爱社看见爹就叫了声爹，五爷听见叫爹就哭了，哭得很痛很痛。五爷说，他不配当这个爹，都怨他这个爹害得爱社从小就受苦受累。爱社也哭了，哭着不叫爹说，哭着不叫爹哭。爱社说，你是我爹，不比别人的爹差，别人咋说我不嫌弃，我啥都知道。爱社啥不知道，外婆天天说爹是好人，说爹是叫坏人害了，说爹冤枉得很。外婆临咽气时还拉着爱社的手，叫他给妈报仇，叫他给爹报仇。爱社记着外婆的话，爱社看爹还在哭，爱社就说，爹，咱别哭了，咱越哭别人越笑，别人笑得够多了，咱为啥还要叫别人笑？五爷就忍住不哭了。

五爷种地，爱社种地，承包的地丰收了。五爷只想着好好过日子，五爷想错了。这天热得很，五爷搬个小椅在村头大树下歇凉。村里人都在这里歇凉，人们说说笑笑，五爷自知身份低下，只歇凉不开口。李老三来了，李老三已经不当支书了。李老三四下看看没地方可坐了，就很随便地踢了五爷一脚，说，起来！起来！五爷看看他，五爷想，我坐我的椅子凭啥叫我起来？五爷想是这样想可没敢出口。李老三七斜着五爷，嘿嘿笑笑说，咋啦，还不服？五爷只好站起来了，连小椅也不要了，踉踉跄跄往家跑去。五爷听见身后一阵笑声：也不想自己是啥人，还想往人场里钻。五爷回到家里就哭了，被子包住头哭。五爷才明白，在押犯人和释放犯人除了在押和释放不同，到底都是犯人，犯人这张皮到死也脱不掉了。五爷越想越伤心，自己本来是社会主义的根子，为啥非要叫自己当社会主义的敌人？五爷到现在还不知道牛肚里的针的来历，是谁把针放到牛草里叫牛吃下去的？五爷把村里的人想了千遍万遍，想不起得罪过谁。五爷倒是想过一个人，只想个开头就不敢想了，就埋怨自己不该有这个想法，他怎么会呢？五爷破不开这个谜，五爷也不敢去破，因为五爷承认过针是自己放的，不光承认还按过手印，翻案会罪上加罪。五爷想这个谜只怕永远是谜了，自己永远是犯人了。五爷想起李老三踢自己的这一脚，痛倒不痛，只是和踢狗一样随便，自己还有啥脸活人，不如死了算了。五爷被子蒙住头不吃不喝。爱社急了，爱社不怨爹不怨别人，爱社说，都怨我没本事，人们才敢把我的爹不当人看。日他奶奶，我就不信一个人能十七老十七，十八老十八，我要不叫人们向我叫爹，向我爹叫爷我不活人了！五爷听爱社说到这个地步才不哭了。

政策好了，爱社在大路边开了个修理铺，修手电，修锁，修自行车，修拉车，修拖拉机，修汽车，修电器，啥都行，啥都会修，修得还好，爱社没少挣钱。爱社心狠，要钱死狠死狠。狠得五爷都怕。五爷亲眼看见的。一辆汽车坏了，不会跑了，爱社去只摸了一下就会跑了。司机说，谢谢。爱社说，不用谢，谢啥？爱社说着递给司机一张条子，司机看看条子吓了一跳，说，摸一下就要一百元？爱社说，我只要五十，还有五十是你的。司机笑了，给爱社五十元。还说，够朋友。走时还笑，还不住说，拜拜。五爷看得迷糊了，只摸一下就挣了五十元钱，还送了五十元钱的礼，钱也有了情也有了。五爷说不上来有什么不对，却总觉得有点不正道。五爷说，只摸一下就要那么多钱？爱社说，别看这一下，我摸了十几年摸了几万次才会这一摸，五爷想想也是这个理，把学费加上了，这就叫本事。

爱社黑夜白天挣钱，眼都熬红了。爱社有了钱就割肉，天天割一块，

很大一块，带在自行车把上，把车铃捏得叮叮响，在村里绕了一圈才回家。不逢年不过节吃的啥肉？扎得村里人眼痛，谁见谁气。日他个妈，啥龟孙天下，这号人天天吃肉天天过年，咱没犯过法算白没犯了！爱社听见了不气，还笑，笑得很开心。五爷可吓得乱打颤颤，五爷知道肉是不能随便吃的，好吃难消化，吃了没有好下场。早年间村里有个双目失明的残废军人，国家月月发钱，日子过得挺美，美中不足的就是爱吃肉。有一次割了块肉从路边过，李老三在地里做活看见了，看了他多远，还说，日他妈，比老子当这个支书都美。没几天，村里就传说，这个残废军人能看见，双目失明是假装的，没人的时候走路可快了。又没几天，上级就叫残废军人去复查，把个甲等弄成个乙等，害得这个残废军人活活气死了。五爷想起这事就说，李老三碰见过没有？爱社说，见了也球蛋，他老早就垮台了。五爷说，别看人家垮台了，垮台了也比咱强，小心没大差。你又不爱吃肉，往后别割了。爱社说，你住监受得啥罪，我要把你住监受的亏都补上。五爷说，算了，现在我觉着都怪美的，别再割肉了，哪怕逢年过节别人也割肉时咱们多割一点。爱社说，别人吃肉了咱们才吃肉还有球的意思。五爷说，哪怕再割肉了装到提包里，别叫人看见了。爱社说，不叫人们看见，割肉还有球的意思，就是专门叫人看哩。五爷知道爱社是在争气。爱社心里憋着一口气，憋了好多年。五爷不是不叫儿子争气，只求儿子做的别过分了，过分了没有好下场。爱社说，哪一点过分了？咱们骂谁了打谁了诬害谁了？咱们没伤着谁一根汗毛，只是叫人们看看咱们吃肉了，他们就气了，就服不住了。有人故意冤枉了咱们，他们高兴疯了，他们想过咱们气不气不服？五爷没啥说了。

爱社还是照样挣钱，还是照样割肉，村里还是照样骂娘，天数长了，人们骂够了就不骂了，就眼馋爱社了。先是婆娘们变了心，和男人吵架时就说，有球啥本事，你要能和爱社一样，哪怕你睡到床上不动弹，我掰嘴喂你哩。男人们气，气得红了眼，结成伙去找爱社寻衅打架，想把气出到爱社身上。爱社见来者不善，不等他们开口就先笑着开口，说咋有空来玩？说着就撂过来几盒好烟，撂到几个人面前地下，要是有五个人撂过来四盒，要是四个人撂过来三盒，人们就疯了爬到地上去争去夺，争得不要命了。爱社在一旁看着笑，从心里笑，笑得心满意足。抢到烟的人哈哈笑着跑了，没抢到手的人就骂娘，不是骂爱社，是骂那些同心同德来找事得到利就跑了的人，就给爱社说体己的话，说那些跑了的人的坏话，说他们如何如何计划来找事，叫爱社小心防着。爱社只是专心听着，不说信也不说不信，不说长也不说短，听听笑笑，亲亲热热塞给说家两盒烟。说家就很高兴了，就感恩戴德地说，以后有谁敢欺敬你了，给哥们说一声，哥们就是杨家将保国忠臣。爱社才说，谢谢，谢谢。这是嘴上说的，心里可不是滋味，说不清的滋味，人啊，算个球！

爱社的生意越做越大，除了修理还倒卖山货，在路边开店常和南来北往的人打交道，消息灵通，转手买点卖点什么就能发笔外财。爱社有了很多钱，人们象当年恨五爷吃得开一样恨爱社，恨不能活喝了他。爱社知道人们恨他恨得要死。爱社不气，爱社不怕，爱社早盘算着这一天，爱社心里笑笑，这一回不是那一回，骑驴看唱本——走着看，看看这一回谁哭谁笑。爱社在村里逢人都说，老少爷们哥们弟兄们，谁有难处了只管言一声，开开口抬举我爱社，伸出手是看得起我爱社，我要是推三阻四搁下谁的脸，算我爱社不是人。只是丑话先说前头，咱这钱也来得不易，只借不舍，一分钱利钱也不要，

冬天我想盖房子，到时候把本钱还我就行了。爱社说的很是通情，很是大方，村里人早就盯住了他，巴不得他有几句话。说起来这个村子实在可怜，地处深山，不成庄稼，全靠山萸肉卖点钱。山萸肉又名十月红，属于木本植物，到了十月叶子全落，树枝上挂满鲜红晶莹的果实，犹如一树珍珠，十分好看。

人们摘下来挤出果核，便是山萸肉了。山萸肉是珍贵中药，壮阳补阴的药头，据说城里人吃了能起金枪不倒的神功。山里人就指望山萸肉卖点钱，维持一年的开销，往往不到半年就花个干净，眼下政策好了，准许人们八仙过海各显神通，可惜山里人没文化，凭死气力很难弄个三元五元，遇到难处就到处伸手又没处伸手，如今听爱社讲出这般有情有义的话，人们觉得借贷有门，谁不喜欢。只是想起从前把五爷父子不当人看，哪有不记仇还给恩的好人？便有点不信爱社讲得是真心话，怕真伸手时，爱社会算旧帐借机说三道四耍笑一番，弄个脸红脖子粗很难以下台，人们便不肯轻易张口。人们不肯张口是没有到弯腰树下，到了弯腰树下不低头也自自然然低下了。

村里有个王三，妈妈生了病没钱医治，心急火爆没有办法。妈妈在难处想起了亲人，就说，三，去你李三叔家里看看，他才卖了猪，听说卖三百多块哩，叫他给咱拐个弯，等冬天山萸肉下来卖了就还他。李三叔就是李老三。李老三当支书时，王三的妈当妇联主任。村里风言风语说他们的关系有点那个，是真是假不得而知，反正黑里明里两个人形影不离，人们都说，李老三不是吃素的把式，棉花见火没有不着的道理。后来李老三因为贪污和索贿下台了，王三的妈才不明不白的不干了。王三恶心李老三，从不登李老三的门，路上见了也歪歪头不说话，还要冲着李老三的背影呸呸吐几口。王三听妈说叫去找李老三借钱，王三不想去。妈说，他会借给的，你放心去好了，王三为了给妈治病，不想去也硬着头皮去了。邻里之间放个屁都知道，王三的妈久病在床李老三怎能不知？李老三见王三来家，知道没事不登三宝殿，不等王三开口，李老三就说，找人不如等人，你来得正好，我正要找你呢。王三说，干啥？李老三说，还不是为了退赔。借人家的钱人家催得火起，卖了个猪还差远哩，想叫你们多少给凑一点，转过季就还你们。王三瞪了一眼二话没说就回头走了。王三在村头抱住头蹲了又蹲，才狠狠心跑到大路边修理铺里，攥着劲对爱社说，我妈有病，能不能借给五十块钱？爱社笑笑，说，怎么说能不能，我说过话能是放的闲屁？王三嘿嘿笑笑，脸也展了。爱社又说，我这里没钱，钱是我爹管着哩，下午你打个条子去找我爹取。王三知道爱社孝顺，大小事都得叫爹知道。王三看爱社不是哄自己，也就高兴地走了。

爱社回去吃饭时给爹说了，说下午王三来借钱，叫他照条付钱。五爷知道儿子的心，儿子是想叫爹落下这个人情，五爷就答应了。下午王三来了，笑着喊声五爷，五爷很是高兴，高兴得心里的肉乱颤颤。五爷自从释放回来，不论高低人没人称呼过他，至多喊他声老五，连几岁的娃娃都喊他老五。突然王三喊他一声五爷，本来按辈数按年龄王三都应该这样喊，应该这样喊五爷也觉得高称了。五爷很是热情，拿出好烟招待，还敬了杯好酒，象待亲戚一样待王三。王三吸了喝了才拿出借条，五爷照条给了钱。王三数数，说，条子上是五十元，你这多了。五爷说，多这二十元是我一点心意，你妈有病，你替我买点你妈想吃的东西，我就不再去看了。王三推让一番还是接住了，王三千恩万谢走了。王三走了很久，五爷耳朵里还响着王三叫五爷的声音，总算有人把自己当人称呼了，五爷心里甜甜的，五爷笑了。

人们听说王三借来了钱，在村头碰见王三就问好借不好借，说外话了没有？王三没说多给二十块钱，也没少说五爷的好话，说好烟好酒招待，说五爷见条给钱没说一个字的外话，说得不少人动了心。有人就跟着说五爷的好话，说，听说五爷扎根都是好人，住法院是别人栽他的赃，李老三从一边路过，站住听了听心里很不是味，就卖老地说，球，老家伙收买人心哩，你们得小心点才是。王三看见李老三气就不打一处来，冷冷地一笑，说，小心个球，收买我们球用。你有本事你也收买嘛，你干了几十年咋不收买，光会要要要斗斗斗。你不收买也不叫别人收买，叫大家去死？我知道你气的啥，你叫别人收买了一辈子，现在成了破烂没人收买了。说得周围的人心里好痛快，忍不住哈哈大笑。李老三噎得透不过气，脸象红布又变成黑布，气冲冲走去又回头说，也不嫌掉人丧德，为刑满释放犯人涂脂抹粉，咱们走着看！

李老三要走着看，五爷知道了怕了，就说爱社，算了，好心没好报，往后就说赔了，有钱了自己悄悄花，也方便也少惹是非。爱社不同意，爱社说，有了钱别人都不知道，要这钱还有球的意思，外人都知道咱有钱咱这钱才是钱，人们才能把咱当人看。五爷想想也是，咱凭啥叫人把咱当个人？不论冤不冤反正自己是释放犯人，咱说咱是好人，谁信？只有靠钱挣个人当当了。爱社又说，咱借给谁钱又没叫谁去干坏事，又不是放高利贷，连低利咱也不要，咱怕个啥？五爷还是有些后怕，思想自己一辈子走过的路没走错一个脚步，到底落个啥下场？五爷说，不犯法就当不了犯人？还是小心点好。李老三说要走走着看，我真怕会再出啥事，我都不说了，你还年轻。爱社说，现在人们要是把咱还不当人看，李老三会恼火？五爷想想也是，要是不借给王三钱，王三不会说自己好话，李老三也不会恼。爱社又说，他恼，还叫他很恼哩！爱社说时笑笑，笑得很冷，阴森森的怪怕人。五爷想劝爱社几句，爱社匆匆走了。

王三能向爱社借来钱，村里震动不小。五爷被法办时，王三还小，他不知道别人可知道。当时王三的妈妈跟李老三跟得正紧，为炮治五爷没少出力。虽说别人也都喊过口号，也都动过手，可都是李老三逼的，李老三说，谁不和反革命划清界限，谁就是忘本，谁积极了给谁加工分，大家才打了顺风旗。五爷能不记旧仇借给王三钱，更不会搁下别人的脸。于是有难处的去借钱，没难处的也去借，反正不要利钱，不借白不借，借了转存到银行里也能赚二斤盐吃吃；再说都借了，咱不借好象咱对爱社有意见。爱社心里明白也不深究，都一律借给，都是打了条子去找五爷取钱。不论谁来，五爷都一样热情招待，打发对方心里喜欢。

半年过来，村里十有八九的人借了五爷的钱，五爷手里攥了几十张借条，算下来也有三五千元了。借了钱的人在村里都念诵五爷的好处，都说五爷心好，都说爱社心好，不象有的人一有钱就变毒了。五爷没少听人们讲的好话，五爷的胆子也就慢慢大了，有时试着出去走走，人们见了五爷都是高接远送，让坐让烟，还有的给烧鸡蛋茶，不喝不依。对五爷说不完的恭维话，说五爷命好，积德积个老来福，说得五爷忘了自己还是原来的五爷，真把自己当成人们的五爷了。五爷想笑，不过五爷忍住不笑，五爷回到家里才把心里的喜劲笑出来。五爷对爱社说村里人对如何如何尊敬，如何如何爱见他，喜得不得了。爱社看爹喜自己也喜。前三十年看父敬子，后三十年看子敬父。前三十年没人敬自己，不怨爹，后三十年能叫爹受人尊敬，自己这个当儿子的才算真是儿子。爱社看爹喜欢就陪着喜了一阵，说，这算个啥，李老三也

要来给你笑哩。五爷本来喜得忘了不喜的事，听爱社提起李老三心里一沉就不喜了。五爷不信李老三会找上门告帮助，五爷说，他能来？他不会来向咱张口的。爱社笑笑，笑得十分自信，爱社说，能是他想来就来，他不想来就不来，能由他的意？你等着吧。

李老三真来找爱社借钱了。李老三不是不要脸的人，扬着脸过了大半生的人，是轻易不肯低头的。李老三真是没办法了。李老三好色，贪污的钱都给了相好的，事犯后不退赔就要住法院，就要拍卖他的房子。李老三的房子在山里人眼里是金銮殿，好得不能再好了。李老三不是住法院的人，李老三也不是卖房子的人，李老三凭着当支书的余威余情，到处伸手借了不少钱，才保住了平安。几年过去，余威余情一点点的余了，债主三天两头催讨。昨天，没想到几个债主同时找上了门，抹开脸子逼债，说了许多听一句就气死人的话，还给他指明生路，叫他去找爱社借钱，说他死要脸不顾别人活不活。李老三被逼得屎尿不下走投无路，想要脸也要不成了，才去向爱社开口。见了爱社心虚得很，不好意思得很，说得吞吞吐吐。爱社没一点点敌意，十分热情，十分大方。说，远亲不如近邻，你这是给我脸我能不要脸？干脆说吧，要多少？李老三说，真是说出口，太多了，要能借了借个五百元。爱社哈哈大笑，什么叫能借不能，不就是两个二百五吗，我就是砸锅卖铁也要给你凑齐，别说还不到砸锅买铁这一步。你要没难处也不会来找我，我就是找着借给你你也不要。爱社几句好话打发得李老三心里美得很，李老三感动得眼都红了。爱社说，我现在就去找朋友凑凑，下午你去找我爹取，保证误不了事。爱社说了就锁上修理铺子的门匆匆走了。李老三见爱社这么热心积极心里踏实了不少，来时还有点心虚现在一点也不虚了。

爱社没去找朋友借钱，是去银行取的钱，爱社回到家里，对爹说了下午李老三来借钱的事。五爷想叫李老三来借钱，五爷想起歇凉时李老三踢的那一脚，就很想叫李老三来借钱，看看他脸往哪搁？五爷想是想，李老三真来借钱时，五爷又很是不满，凭啥借给他，他把咱看得连猪狗都不如，咱为啥还要帮助他解难排忧？再说啥是少，五百块哩。有钱给讨饭的也能落个情。五爷说，别把钱不当钱，也得分分人。爱社说，他不是说咱收买人吗，今天他找上门叫咱收买，别看五百块不少，比比还是个便宜货，咱为啥不收？你放心，吃亏的生意咱不做，你以后就会知道。爱社又再三嘱咐，叫爹分外殷勤招待，不要不高兴。儿子孝顺，五爷也顺着儿子，五爷叹口气也就应允了。

下午李老三来取钱，脸上只觉得干巴，不知如何开口才好，倒是五爷笑脸相迎，抢先招呼说，你可真是稀客。李老三强拿笑脸道，早就想来坐坐，就是穷忙。五爷象没事人一样，拿出好烟好酒招待，李老三也象没事人一样，叫吸就吸叫喝就喝。李老三几杯好酒下肚，就打抱不平愤愤地说，日他祖宗，不知是谁把你坑害到法院里？咱老弟兄们我还不清楚，你旧社会受的啥龟孙罪，要不是共产党来早就没你这个人了，你会去害死集体的牛？我保你几回，上级不听还说我没立场。五爷淡淡地笑笑，说，过去的事就别提了，哪个庙里没有屈死鬼？虽说后来受了几年罪，以前总也红火过二年，要不是你的抬举保荐，我能有多大能耐，能去省里开会受那份荣光？我也想开了，到现在为止咱村里还有谁和省长握过手？都怨咱命不大，经受不住这么大的福气，才出了那个祸事。总算亏处有补，一巴掌拍消不提了。李老三说，还是你心好肚量大，我可不中，到现在我还背着黑锅，要不是给我戴个大帽子说我没立场保举了坏人，我也早成国家干部了。唉，不说了，共产党没情，我干了

几十年没功劳也有苦劳，没想到拉完磨杀驴吃，一句话就把我宰了。如今咱哥俩成了一类人了。我算看透了。李老三说得十分贴气，和五爷拉起了统一战线，五爷也不好反驳，只好不断地唉唉。两个人坐了一会儿，说到正题，五爷按条付钱，倒也简单。李老三心满意足地走了，五爷看着手中李老三的借条，条子上按着李老三的手印，不由一阵发呆：人算个啥，李老三当年跺跺脚全村的土地就乱颤，李老三笑了大家得跟着嘻嘻笑，李老三脸子一黑大家都得跟着皱起眉头。家家户户把他当神敬，逢年过节人们争着请他，得排队排号，请来的欢天喜地，请不来的唉声叹气。只说红火到老，谁知他也会有今天。五爷又看看手里的借条，狠狠攥紧了，好象攥的不是借条是李老三本人，李老三给攥到自己手心里了，五爷笑了，不是笑李老三攥到了自己手心里，是笑自己没攥到李老三手里，没想到也有今天。

李老三借来了钱钱借得顺当，李老三没想到会这样顺当，谁知会这样顺当。李老三心里很美，不光为借钱顺当，主要是通过借钱的顺当证明了五爷父子对自己没看法，证明了他们啥也不知道，只要他们啥也不知道，自己就不会再做那恶梦了，就能睡个安生觉了。李老三有了初一还想十五，想粘住爱社，有事没事常去和爱社亲亲热热，给五爷送点五爷家没种的瓜果蔬菜，请爱社去他家喝酒，爱社有请必去，还不空手去，去时总是拿点好烟好酒，两个人猜枚，一心敬你，咱俩好，三星高照，四季发财，喝着谈着，谈得十分投机。酒逢知己千杯少，爱社这样说，李老三也这样说，一喝就是半夜，李老三认为自己收服了爱社，爱社也真是赤胆忠心，时不时悄悄给李老三透点小信息，李老三照计行事果然能赚个十元二十元钱，没有一次落过空。李老三得意得很，说爱社长着一双钱眼，佩服得五体投地，对爱社的指点言听计从。李老三和爱社打得火热，越是人多的地方李老三越是对爱社亲热，对人们炫耀他和爱社的关系非同一般，说话又气壮了不少。李老三和爱社的亲热，扎得村里人眼痛，背地里没少说闲话。说李老三老奸巨猾，会粘，会玩，三下两下就糊住了爱社。说爱社到底是个嫩条子，看着怪能，实际是个傻吊，有眼不识好坏人，叫哄到杀锅上卖吃了还说是救命恩人。听说爱社借给李老三五百块钱，人们无不生气叹气，说现在的人算是没法说了，没理可讲了，没情可讲了，没话可说了，啥都乱了，不可能出的事偏偏出了。

王三知道爱社借给李老三五百块，又看李老三和爱社越来越好，好成了一个人，就忍不住跑去找五爷。王三有一肚子话要给五爷说，不说憋得慌，不说对不起五爷。王三去找李老三借钱没借来，五爷借给了王三，五爷还多给了二十元，王三都给妈说了。爱社借给李老三五百块钱，爱社和李老三好成了一个人，王三也给妈说了。王三的妈妈李老三不念旧情过河拆桥翻脸不认人，王三的妈妈感念五爷不记旧恶用恩报怨是个忠厚之人，王三的妈妈叹惜爱社认贼作父太不争气，王三的妈妈忍不住给王三讲了当初五爷遭难的根根秧秧。王三都知道了，王三就去找五爷了，王三给五爷一五一十讲了。五爷没出事前李老三就知道五爷要出事了，李老三气五爷，李老三背地里给王三的妈妈，树不焦顶会顶塌天，喂牛的也想成精哩，还想坐大王村的天下哩，也不尿泡尿照照自己的影子，他的气数尽了，要不了几天就会去住不掏钱的房子了。李老三还说五爷和县委书记县长咕咕叽叽，说了他的坏话，说五爷忘了自己姓啥名谁，得叫五爷灵醒灵醒。李老三说了没几天，五爷喂的牛就死了。王三说，我妈想了二十多年，越想这里头的学问越大。五爷听得头懵了眼花了耳聋了，五爷想过李老三没吃正劲也只是想个开头就不想了，李老三

是支书，支书是干好事的人怎会干这种坏事，想着根本不会的不能的。五爷楞怔了半天才反醒过来，认为听的是一个梦。五爷看看王三，王三也正看着五爷。五爷就想，想了很多很多，这种事再去打官司再去翻案能翻过来吗？王三的妈肯当堂对质吗？李老三和王三的妈说的悄悄话，一个说过，一个说没说过，谁能作证？翻过来怪好，翻不过来呢？现在刚刚混成个人，要是翻不过来再翻过去这把老骨头可就完了，就是翻过来又该如何？监已经住过了罪已经受过了还能揭下来吗？五爷想了很多很多又想了很多很多，五爷才说，你给爱社说过这事没有？王三说，没有。五爷才长出一口气，五爷怕爱社突然知道了这事，爱社年轻血气方刚会和李老三拼命的。五爷就求告王三千万别对爱社说这事，说搞不好会闹出人命的。王三想想也是，就答应不给爱社讲。

王三走后，五爷才真正动了气，不光气李老三过去害得自己家破人亡，还气李老三现在还拿他们父子当玩艺玩，真是欺人太甚。五爷咽不下这口气，五爷想，报不了这个仇也不能拿他当爷敬，不能咋着他也不能再帮着他。爱社回来了，五爷忍着气说爱社，以后交朋友要小心点，常话说，害人之心不可有，防人之心不可无。爱社看看爹，笑笑说，谁对你说什么了？五爷说，没有，我是说和人来往要分分好坏人，人心隔肚皮，不要听了几句好话喝了几杯酒就迷糊了。爱社哼了一声说，啥好人坏人，我看都一个球样。咱们出事时都争着觉悟，有一个人护着你没有，好人都跑到哪里了，现在咱们有几个钱了，都争着来说好话，坏人都跑到哪里了？是咱们过去真坏，是咱们现在真好？咱们还是咱们，为啥分成了好人坏人？五爷词穷了，不知如何回话。爱社又说，我知道人们都说我不该和李老三好了，都说了才好，就怕人们不说。从前都争着和李老三好，他们好过了也该咱们和李老三好好了。爱社说完突然笑了，笑得又阴又阳。五爷没听懂他说的是啥意思，不知道他葫芦里装的啥药，只看见他眼里闪着凶光，五爷身上起了鸡皮疙瘩，就咽口唾沫把气和话都压下去了。

到了冬天，到了山萸肉收获的季节。今年是个大年，果实累累，家家大丰收，人们的脸上都堆满了笑，只等卖个好价钱了。五爷张罗盖新房，吆喝着要买砖买水泥，人们就想起了借五爷的钱，就说，五爷，山萸肉卖了先还你的帐。五爷说，急啥，不急。人们说，你不急我们还急哩，就这你都帮了我们大忙。五爷听大家说要还帐，心里很美。五爷原来有这个念头，自己身分不好，头软，怕人们借了不还，自己也不敢讨要，借出去的钱算肉包馍打狗了。现在好了，看样子没人赖帐，到时候能收回一大笔钱。想到手里有厚厚的一叠子钱，五爷心里着实喜欢得很。五爷刚刚喜了个开头就不喜了，心里有点不是味了，人家还了帐就要把借条退给人家了，想到手里攥的是钱了不是借条了就觉得象失去了什么。失去了什么，五爷也说不清楚，似乎攥着一把钱还没攥着一把借条自在安生。五爷闷闷不乐地想着心事。终于想清了，想清了就没魂了。爱社回来看爹楞楞怔怔，就问爹怎么了？五爷说，没事。爱社说，不会没事，谁又说啥了？五爷说，没人说啥。五爷不想说也说不出口。五爷才当了几天人，五爷还想继续当人，可是五爷知道人是怎么当上的，是用钱换来的，钱都还了就没人欠情了。五爷似乎又看见了一张张无情的脸，又听见了一声声无情的话，五爷不怕穷就怕羞辱，就怕再过没脸没面人不象人鬼不象鬼的日子。爱社眼巴巴地看着五爷，五爷被看得低下了头。五爷说，人们要还咱们钱了，我看还了还不如欠着。五爷说得少气没力，说

得有些凄凉。爱社看见爹脸上有许许多多痛苦，有许许多多乞求，爱社心里好疼，不是疼钱，是疼爹。爱社没回爹的话，爱社只是叹口气点点头，爱社没说什么，五爷却都听见了。

人们眼巴巴等着花钱，立等把山萸肉换成大把大把的票子。等到了，公家开始收购山萸肉了，人们等着了又不卖了，公家的价钱太低，一年只收获一次，一次要管一年哩，不能便宜了公家，不能亏待了自己，得等等，能多卖几个是几个。等到了，天南地北的药贩子从地下冒出来了，鬼鬼祟祟，躲过政府的耳目，有些耳目不用躲，塞几张票子就成了药贩子自己的耳目。药贩子好大方，口气粗得很，开口就喊出了比公家高一倍的价钱。卖不卖？人们心里痒痒的，想卖又怕再涨价。人们就盯着爱社，盯着李老三，人家消息灵通，跟着人家吃不了亏，说不定还能一嘴吃个胖子哩。爱社嘻嘻笑笑，急啥？李老三嘿嘿笑笑，急啥？大家看他们不急都不急了，都不急了药贩子可急坏了，又喊出了比公家高两倍三倍的价钱，人们心里连痒痒都不痒了，认为还会再涨，要不贩子们图啥哩。人们不光不卖了，还买。爱社先买，去偏远的村子里买，用比公家高出五倍的价钱买，悄悄地买，神出鬼没，连李老三都瞒过了。李老三找爱社找了几天没找着，就觉得里面有鬼，就千方百计打探，螻虫过去还有个影，李老三知道了，就气，气爱社心里做活，气自己叫爱社哄了，只说爱社和自己一心了，谁知到发大财的时把自己甩了。李老三恼了，老子离了你爱社还能连毛吃猪，老子也能捞一瓢，老子就不信就你爱社能，咱走着看。李老三拼上了，卖猪卖羊卖自行车连棺材板子都卖了，除了老婆没卖能卖的都卖了，又把房子作抵押贷了一大笔钱，也到远处村子里抢购山萸肉。李老三要打翻身仗了，要发大财了。人们知道了都眼红了，都倾尽全力去买，钱多的多买，钱少的少买，都在买到处买，买，买，买，不声不响打响了山萸肉大战。

爱社笑了，白天偷偷笑，夜里睡在床上笑，明里对人们不笑，不光不笑还说，别疯了，该罢休就罢休，不要贪心不足，干这号事可是一嘴蜂糖一嘴屎，万一赔了可就苦了。人们嘴里不说心里冷笑，骂爱社吃独食，背着大家买足了叫大家别买，实怕别人也跟着发财，平常看着不错，原来心里有毒。爱社知道人们不听他的，爱社还是说，别买了别买了，谁知道是福是祸？爱社越说别买别买，人们越买得凶。爱社臭了，爱社不灵了，爱社知道自己臭了，爱社很高兴，又吃肉又喝酒，喜得不同平常。五爷说，又赚了？爱社说，赔了。五爷说，赔了高兴的啥？爱社说，到时候你就知道了。

村子笑了。村子后边有个窑，旧的，过去红火过，天天冒狼烟，烧砖烧瓦，后来烧死了人就不烧了，长满了乱草，还长有乱刺，长得很深很密，住着狐狸住着狼，人们说还住有阴魂不散的烧死鬼，想起它就头皮发紧汗毛倒竖。人们早忘记了它，人们忽然又想起了它。半夜里狼叫了，鬼出来了，成群结队的黑影往窑洞跑去，担的，扛的，背的，一包包一袋袋都是山萸肉。窑洞里塞满了人，塞满了口袋，人挨人，口袋挨口袋，连空气都没地方容身了。

武汉的客馆来了，乖乖，啧啧，卖一斤顶住卖给公家十斤，一斤就是二百块哩，可碰住个闰腊月，发了，发狠了，人们笑了，不敢笑出声，比笑出声的笑还痛快，还美。窑洞里点亮了蜡烛，象是鬼火，被人们出气回气哈得一闪一闪的。开始过秤了，开始挤了，挤得没先没后。别挤！别挤！别挤！别挤！爱社说，李老三说，王三说，都说。先称我的！先称我的！

先称我的！先称我的！爱社说，李老三说，王三说，都说。自觉点！自觉点！自觉点！自觉点！爱社说，李老三说，王三说，都说。都是说别人的，说乱了，乱说。前边的被挤到后边，后边的又被挤到了前边，前前后后都在挤，挤得没前没后，挤得都称不成。武汉客馆直冒火，大家也冒火，都冒火，吵开了，骂开了，打开了。

突然，四面八方亮起了电光，一道道，一道道，不知多少支手电一齐对准了窑洞，政府的人来了，窑洞被包围了，自己的买来的全没收了，完了，完了，人们傻眼了。

村子哭了。爱社赔了，李老三赔了，王三赔了，都赔了，老本赔了，借的贷的也赔了，赔完了。人人都在骂，骂天骂地骂娘，操他祖奶奶，谁去告的密，打听出来活喝了他，对，不能白白算了，他叫大家死，也叫他龟孙活不成，得去乡里打听打听，看看到底是谁背的这个雪心！爱社说，我拿酒钱，谁去？你看我，我看你，大眼瞪小眼，没人敢去。谁敢去？政府老早就下了命令，山萸肉得一律卖给公家，谁敢投机倒把拿谁问罪。爱社又说，谁去？酒钱烟钱饭钱我包了，谁去？李老三赔了牛羊，赔了家具，赔了房子，赔红了眼，李老三说，日他个妈，没人敢去我去，我就不信打听不出来是谁？对你当过干部，乡里人熟，只要叫他们吃美喝美不怕他们不说。李老三去了；人们等着，摩拳擦掌，单等李老三回来说是谁就和谁拼命。李老三去请了吃了喝了回来了，爱社问他，谁？是谁？李老三说，日他个妈，是个没名没姓的人打的电话。人们塌腔了。爱社说，白请了。李老三说，白不了，举报有百分之二十的奖金，能得几万块哩，日他妈，不怕他不露头。爱社说，对，人为财死，一定会露头的。李老三说，日他奶奶，他把老子送到了死地，老子就是死也得拉他做个伴。于是，爱社等着，李老三等着，王三等着，都等。天天去打探谁去领奖金。政府也等着，等了一个月，等了两个月，等了三个月，领奖的期限过了。几万块奖金充公了，还没人来领。白等了，日他个妈，连报仇都没处可报了，人们没指望了，一个个叫霜打了。

人们对爱社诉苦，说日子难过。爱社说，我比你们好过？谁比我赔得多？你们要难过，我就该死了！人们说，我们咋比你，你拔根汗毛比我们腰还粗。爱社说，怨老球，我就说做生意是一嘴蜂糖一嘴屎，赚起赔不起的别买别卖，有人还说我想吃毒食哩，试试。人们想起爱社劝大家的话，便很是后悔，很是感激，都说，当初要是听爱社的话就好了。人们陪着笑脸，笑得很苦，说欠他的钱还不上，只好到明年还了。爱社说，我不管，给我爹说。

五爷这几个月又是四门不出了，病了，是心病。才出事时五爷也心痛，扳着指头算算，就爱社赔的最多，五爷就埋怨爱社不该贪险，好不容易弄了一点钱，一下子把一半都赔进去了。爱社说，球，咱还有一半，照样过日子，那一半只当压根就没赚，只当给国家了，国家要还象从前那样把人拴得死死的，咱连这一半也没有。总比别人赔完了还欠帐强多了，日他妈，只当买戏票了，叫他们也唱哭洋调，也该咱们稳坐钓鱼台好好看看戏了，还是看得包场，老早就巴着这一天，赔得再多也值。爱社说得一点也不心痛，说得很是轻松自在。五爷看爱社一脸洋洋得意，不象是自解自劝的宽心话，心里不由得打个冷颤，浑身骨头都酥了，就盯住爱社狠狠看着，说，是不是你给乡里通风报信的？爱社看爹这副害怕的样子就笑了，说，不是的。五爷不信，是眼里不信。爱社看见了，爱社又说，真不是我。别说不咱，就是咱也不犯法，还是响应政府的号召哩。他们都积极过觉悟过，就不许咱也积极一回

觉悟一回？五爷说，只要不是你就好，不管别人要不要良心，咱可不能坏了良心。爱社不承认是他报告政府的，五爷也信也不信，一时信又不信，心里总是恍恍惚惚，总觉得这事和爱社有点不明不白的瓜葛，想到一村子人得一年日子难过，好象自己又成了犯人，便不想见人，怕见人，倒把过去自己的冤枉忘了。

五爷不想见人，人们还是纷纷找上门来。人们找上门来，五爷便有几分胆怯，怕人家是来兴师问罪的，五爷忙献殷勤，又是好烟好酒招待。人们低三下四说到不能还帐的事，没说一句外话，还着实夸了爱社一番。五爷这才放下心来，五爷才想起炮治他的时候，这些人满脸凶相，又喊口号，又动手动脚，没想到这些人如今都换了脸，一脸可怜相，又是求告，又是唉声叹气，真是河东转河西，人一辈子太难说了，真是前边路黑咚咚，谁也不能把人看死了。五爷又想虽说过去都那个过自己，今天也够他们难受了，都说得可怜巴巴的，再要逼债还算个人？都是乡里乡亲都不好过自己要过得太好了自己心里也不安生。五爷说，算了，算了，大家过日子比我盖房子要紧，我和爱社说说今年房子不盖了，明年再说吧。人们听五爷说得这么通情都很感激，五爷看人们千谢万谢心病才轻了。

转眼到了年关，往年这时节村里到处喜气洋洋，都杀猪宰羊，都忙着准备年货，今年不中了，手里没钱笑不动喜不成，都是愁眉苦脸的喊叫过不去。乡政府知道了，派人来开了会，把大家狠狠抹刷了一顿，说，你们村里积极觉悟了几十年，咋见了钱都不积极觉悟了，要是有一人觉悟高一点早些报告政府，政府也会制止也不会出这号事了，你们和投机倒把拜成难兄难弟也不嫌丢人，脸都跑到哪里了？都装到裤裆里了？人们听得脸上象火烧了滚水烫了，恨不能找个地缝钻进去。来人又说，大家错了也不怨大家，我们知道是个别贪污犯还不老实挑动大家往坑里跳，以后大家要提高警惕，小心再上他的当。人们听了都看李老三，不看他看谁，什么个别贪污犯，村里的贪污犯就他一个。李老三耸拉着头任人去骂去看，当年他也常常站在台上骂人，没有想过被骂的人是啥滋味，现在才尝到了这滋味是不如吃肉喝酒美。来人把大家洗刷够了，就给大家分钱，说是政府的一点心意，得叫家家户户吃上饺子，得叫孩子们吃个糖疙瘩。大家挨了骂心里很不美，钱分到了手里又是很美，说政府到底是人民的政府。只有李老三一直不美，骂比别人挨得多，分钱偏偏没给他分，这还不说，还叫他腾房子，说是他的房子已经拍卖了，限他三天搬走，要是不搬，要是不搬，就叫法院强制执行。人们听了就忘了李老三过去的种种劣迹，心里很不是滋味，李老三心里啥滋味就不用说了。

五爷也分到了一份钱，钱不多在手里试着老沉，心里沉，想起自己遭难时的难过，将心比心，现在大家一定也很是难过，当时要有人给自己端碗凉水喝喝，自己也会感恩一辈子。

啥好人坏人，平时都看不准分不清，只有到了难时才见真心。现在对大家要是能歪好拉扯一把，比平时多少仁义都强，也显得自己不枉是个人。五爷想到这里就跟爱社说，把这钱送给别人吧。爱社说，不送，该送给谁？政府给咱的不论多少咱得留着自己花，这钱花着味道不一样。我老早就想好了，咱们是要送，是送咱们自己的钱。爱社又说了许多，说得五爷服服在地没话说了。

五爷挨家挨户请客，欠帐户都请了。五爷到李老三家门口，五爷不由

想起了王三的话，就不想进去又想得进去，能漏一村不漏一邻，到底还是进去请了。五爷请的，谁不答应？到了天黑时分，人们纷纷都来了。五爷家挤满了人十分热闹，五爷家曾经这么热闹过，是几十年前热闹过，后来就没有这么热闹了，比冰井还凉，现在又热闹了。五爷看见现在和从前又一样了，老眼里就噗噗答答流下了老泪。爱社看看人都来了，就差李老三没来，爱社知道李老三心不净不会来也就算了。爱社请大家入席，大家按辈份坐了，五爷也坐了，爱社跑前跑后倒茶敬酒，大家叫爱社也坐，爱社不坐，爱社说，今天是我爹请大家，没有我坐的理，我伺候大家。酒菜上来了，酒是好酒，菜是好菜，爱社专门请了厨师，做了招待所才吃的菜，山里人没见过也没听说过的菜，都说开了洋荤，城里人真会享受，怪不得人们都争着往城里跑。爱社给每个人都敬了酒，人们又猜枚划拳，待人们喝得脸红耳热时，五爷站了起来，五爷说，咱们都是老门老户老邻居，原来都相处得很好，后来的事就别说了。现在大家有了难处，我给大家添补不了啥，我只能给大家减少点啥，大家要是看得起我，借俺们的那点钱就一笔勾销了，钱不多也算我一点心意。五爷说着掏出一把借条，对着姓名谁的退给了谁。爱社跟在五爷后边，手里端着蜡烛，让对方看清了条子就着蜡烛的火头烧了。人们没想到五爷会来这一手，起初惊惊乍乍，后来便说不能，不能，这算啥话？说是这样说到底也就半推半就地烧了。五爷很高兴，五爷说，大家成全了我，从今往后咱们的帐清白了，谁也不欠谁了。大家比五爷还高兴，喝到半夜才欢欢乐乐散了。

就在这天后半夜，李老三上吊了。第二天吃了早饭五爷才知道，爱社一早就走了，又去挣钱了，五爷一个愣怔了好半天，然后五爷去了。李老三院里挤了好多看热闹的人，人们看五爷来了就闪开一条路，五爷掏出李老三的借条让李老三老婆看看，就走到李老三尸首旁边，当着大家的面把借条点着火烧了，从始到终没说一句话，连一个字也没说，五爷不想说也没法说也说不出来，借条着完了，五爷又默默地走了。

五爷回到家里，见爱社躺在床上，两只眼死死瞪着房顶，五爷不说话，爱社也不说话，两个人都默默不语。过了很长时间，五爷说，王三给你也说了？爱社说，我老早老早都知道。五爷明白了，明白了也就都知道了，知道了一切一切。五爷心里流血了，脸上也流下了泪，流了好长好长时间。爱社看爹流泪也流泪，也流了好长好长时间。爱社说，我没有别的办法。五爷要说什么，五爷张开口又什么也没说，五爷能说什么呢？五爷默默地走开了。

五爷突然老了许多，五爷自然又很香了。

（全文完）

